

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下

結七

普說

天尊言我於斯之中為諸衆生普說太上妙法本相至道之因無量度人一切衆生悉來振集莫不傾仰爾時東虞西虞南北四虞東來西來南北四來野母不鈎獨挽木侯鷄鹿一切邪道悉來在座各自赫奕光明動搖於其衆中溢曜威神競作巧辭試難不行

虞曰昨君所說一切衆生從先業至彼後報因前而獲其果皆不妄舉我竊觀一切衆生重室之中而居巨夜豈知前世之因今身之報若遭教澤法果可登若不遇者隨流而去譬如流中採薪鈎者得不鈎者者隨流而去一切凡夫亦如水中之薪遭教則達不遭則去豈有先業所如今身而受若先因所行者則不須更造若恃前業所緣今不須求教定分以竟不用假受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之道其言未解虞復言曰十方衆生各有類氣不依先業之所造也譬如禽遠生禽獸還生獸人民草木蠢動衆生種種相生類類

相似豈有前因果報乎譬如銷金隨顏色見譬如種植隨種而果豈可非類而變應也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其言未解來復言曰我見衆生父母四足子亦四足父母飛行子亦飛行父母曰黑其子曰黑父母能言其子能言未有鳥能馳步萬里者也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其言未解來復言曰吾見魚止水之中虎居長林鷲雀依人蚯蚓居穴類氣受性各有所稟豈有非性而食之也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其言未解野母復言我見蟲還生蟲耗還生耗蠅還生蠅蟻還生蟻隨氣飲食以養性命豈有生業而改其形也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其言未解復言曰我見衆生若有噉肉者其子噉肉若有噉草者其子食草若有食木者其子食木若有噉土者其子噉土一切衆生各有定氣不相假受錯謬其類也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其言未解獨挽復言曰我見一切衆生性不同同體而異名陰陽不同受化不等依斯理物各有類氣不相改異沉一可知百類一可知萬如君所

說都不合至真其言未解木侯復言曰我見保國保身依國依形被髮還以被髮傍行遠以傍行隨類而生隨種而果豈有非其性而橫受也從天至地未有異類而異受之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其言未解鷄鹿各復言曰我見一切衆生或方或圓或長或短各自受氣類性定也未見鍊土成金變豕為犬類類相生種種自續各各受氣不相改易若嘗改易一切凡夫蠢動衆生悉有前世因緣福德所種有成於至真之道乎若類不改定而受生君之所言皆是虛妄誘誑童蒙無益之業也我嘗遭今身所造即見受也終不習君虛說前世之因妄論未來之果遂使迷悞後學亂化國土空悅時變可見神乎若爾從之於是與長生隔矣

天尊言曰夫一切衆生各有緣品前世積業今身所受今身所造後世所受無因無緣果從何成無父無母子因何生無天無地萬類何憚譬如種植非地不生譬如飛蟲非羽不飛譬如飛馳非空不行譬如雲雨非龍不成

何以故若有種類不相假受應善同命若有定類應善同成所以一父而生其受不同一母而乳其貌不等若無因緣應善同受若無禍福應善強弱如汝所言空中可以種栽流中可以田耨無父可以結子無母可以生息鍛鑛可以成器繁蜂可以獲蜜養蠶可以得錦長麻可以成紵何以故以能鍛鑛故以繁蜂獲蜜故以使蠶穿紋故麻紵自成故子之所成者與我道異也吾道與子道不同吾習與子習不等道名雖同逆順理反何以故吾之所用因實而修空據有而行道行於未來之用修於不望之果是故知動不知報而果自應知行不知到而道自達是以成功退之而功自功居福捨之而福自福若處其功功無可恃若居其福福盡無止故退功捨福終會功福積世行道果感所到是以真人積千世之業而不望報投臭身於鷹虎豈望鷹虎所報也但哀飢餓故是以施不望報而運自應苦不望樂而樂自感故知行知勤知習知用終不望一身而責其果也是以吾與子所

用不同功受不等也  
四虞四來野母不鈞獨挽木俟鷄鹿等各不信受相謂言曰天尊者非至真之道也妄說虛空未來之果廣演譬喻誘諸愚冥虛身喪形枉及受生也虛證將來未然之果巧言妄譬說有因緣及諸四眾迷心未了一生之中虛棄當生也於是生心欲停止者踴躍飛馳悉皆還返  
爾時天尊問天光明四方冥黑諸道迷亂莫知趣向唯有座所光明如常無有迷亂  
諸道還來就其光明因而問曰天何妖怪忽無光明四方冥黑行者迷返不審此怪為坐何事也  
天尊曰天光自無何關于焉子積行道術飛馳空中威神之力世所無有豈為闇所拘而論迷亂也我止知說將來未然之果誘說愚昧過去之法豈知光明所以而閉也汝何不作道智觀之道眼視之足知所由乎  
虞曰我道止知長壽短壽飛行之事未觀新理天尊與我分別若能知之即知天尊得因

緣之果未來之功若不能了即知天尊所說之妄也  
天尊於是欣然而笑光明從口中而出照曜十方朗觀八清及得過去所受未來所趣見前之業悉各鑒視及諸四種眾生過去未來及得見在一切受趣莫不見之見崑崙頂上神仙之宮壁方四千里周迴一千二百門其中小宮三十六百區金樓玉殿五城十二門純以琉璃為地珊瑚銀薄真珠連綿千屈萬疊晃曜無比但見天帝在中而治三十二天王輔弼四邊復見四角上官閭高妙麗飾有四天王治在其中天龍鬼神亦在左右崑崙之上見斯妙樂不可稱計爾時四虞四來諸邪道等心乃開悟於是不退遂獲地仙之道  
爾時靜老問曰一切眾生各有緣品人之所行一依所行計業而致其報如四虞四來等以前不信正真故今落邪中昨雖一往自行威力不從真教叛而去之昏迷還返今雖不信猶未委盡一信之闇所獲即高其事云何

答曰如斯十二邪道始於道時皆起邪妄之因以遭不正之師受於不正之氣其氣成精遂落邪中其神以附名爲邪道可以今一迴之信緣此迴信之功以致地仙之道耳四虞惡根多故終輪於大道大具之位也何以故夫爲道者尚於初心貴其後成是以得一果之報譬如種樹結果值歲霜寒風廢折不收其果後歲時調適花得結實足以豐甘是故擇歲而熟必存一果何以故樹者譬學士花者譬其果霜雪譬邪師是以中爲邪所誤今就正真教也東虞者東海中原人少修道業志存神仙中遭僞師之法因而行僞遂名爲僞道也西虞者西海金倉人也少好上道不務家業中遭野母之教習而不正修行其法遂染邪精其修不正邪氣以附其神染者自謂真仙即名爲邪道也南來者南海陽澤人也少術道法志契朱紫中遭三志之教樂而行用其氣附著遂爲外也北來者北海倉池人也少染道教長遭邪師之法隨而行之自謂正真之道習而行之遂名爲邪也野母

者西方長引人也少修道業不務王俗中遭邪僻之教因而習之即落理外不祇正教邪氣附著其精化神如可法效即而染之者皆名邪道也不鈞者北方寒池人也少好道業不羣流俗中遭僞師之教專而修之遂致邪氣附入其神可效因而行之名爲邪道也獨挽者東方無極人也少好道法專志正真中遭僞師之教法而行之遂致邪中是以其法易遭其師匠直故師者道士之父母也乳給諸子甚須良美是以真人擇師而學故能成真審道而修故能成道何以故諸道致邪一由師教之不真樹花遭霜亦由匠者之不正中遭外教蓋由心意之不堅夫爲學士先志後願必全其真先念後動必達其果故道人強於志堅於誠宰於心審於意擇師而修良徒而行三思求益豈有過誤追逐明師不辭勤苦日有三益豈有顯慶是故爲道不易爲師甚難譬如行人共侶經過險路千萬之衆皆不能達若有一人二人文能潤衆武能敵愚強撫無法前盜息心諸來行衆悉得通達

千萬之侶莫不蒙恩若有學士遭其良徒亦復如是是故真人不妄修不妄行以致於無爲棄損取益成道以此  
虞問天尊曰一切萬法悉從何生因何氣而有唯願天尊告其因緣令諸衆等各知所從而來

答曰一切萬法各稟道氣而生因空而成何以故道者無形應氣萬質空者無段通運有形無空無氣蕩絕言想無言無想萬有隱沒是故道者萬物之父空者萬物之母何以故譬如父陽母陰因果胎息以十月之得有形施名立字乃有父子之道尊卑之位若其無父子從何生若其無母胎息何成是故空者運通居之將知是其母子無所因則無其子若無其子可不空無也若有其子空者萬有之母是故道生德畜假有若存形若非其子孝道無以可明若無其有空無以可辯是故有無相生此之謂也是以真人恒修於空以貴其母故恒順於道以尊其父故是以尊道貴空所敬處大何以故我之本父母也故所

敬處大可有衆生不避貴賤不知其所重者  
自伐其形自絕其根何以故譬如其樹若削  
斬其根株者萬無一活若露其根株者遭冬  
則枯槁狂人失道亦復如是其猶顛木之生  
苗遶魚之失水假爾而生命亦不久是以真  
人守道堅固以致長存深根固蒂以致華顏  
故不為違不為違安樂以此

虞曰受恩願問餘解夫道至真以無言為宗  
無體無形假以空無為主不審諸真人見在  
福中者敬修何法述何為質因何起心從何  
生意而致斯位乎願為分別今請來者悉得  
聞知

答曰汝之所問甚要甚妙諦聽為汝分別夫  
至真無形修空以得其真至法無言順文以  
得其道恒念於衆生苦惱之難心憂世界廣  
濟一切終日行之不憂其身卑身存濟不恃  
身為身以此念故運感自然行之不辭故致  
太真之號也譬如復其賊土但知囊火周時  
自變滿釜生鹽人但行慈悲樂自歸人何以  
故惡想與則夢行其害善念發則夢見其祥

是故行毒則禍臻行善則福至故知行不知  
報而果自成知種不知收而獲自豐真性之  
道亦復如是

問曰其心正報之以真應其心不正報之以  
邪偽止由心也則不須其乾昨所說時其師  
真則弟子正其師邪則弟子偽今日所說其  
理差異願為分別今請不悉得受解

答曰爾其師明則無陷滯之患其師闇則為  
魔曹之所難無師豈為道乎無念豈為善乎  
是故明師行大慈斷貪師徒相詢善友相  
習豈得無師而學上清之道乎故師者父也  
若無其父子從何生若無其師道從何成是  
以貴之於明師何以故明師者明闢道法無  
有謬誤後人述之其正相承邪氣不亂功成  
德就遂至於至真無為之道乎是故明闇不

同賢愚殊分所行各異受業因趣何以隨師  
而習因業取對故師徒相做朋友相習此之  
謂矣業變無常隨匠所染染性尚黑從工互  
變汗著粘牢刻不可却膠布相投挽不可奪  
魔氣相染亦復如是何以故譬如紫米參車

未必滅色滯滯經旬必亂其味是故處淨者  
樂於淨惡其穢居穢者不尚於華潔而貴其  
穢類味事殊道順事友邪正之見亦復如是  
類性等受取與同器其名雖一虛實不啻是  
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故能存為厚恒  
以身居其朴以俟於明匠若處其薄者則終  
不加其匠是故君子識其厚知其朴故能居  
身於其所不妄樂不妄行故能處身於其所  
明泯則亡守之則存妄染魔俗則身必壞妄  
行不正則形必敗故君子守信以此

明行者雪孔德若退執真若失逐匠若職備  
道若賊射若若白功行明雪則幾於道不夷  
不微不希衆果三茂以致於無為何以故明  
行者自潔清無穢塵孔德者心存大道不擾  
不煩執真者志契道物守靜不移逐匠者馳  
涉明執若務榮祿備道者四固毒寇恒恐顯  
怖射者若恐矢不中心無移易六事不輟幾  
近於無為也是以真人行於六事六德集焉  
故道人取與不同所持各異  
六斷不備焉為無為五色不絕焉致妙鄉功

欲短杖無可行人勇敢行道水湯相消何以故飛葉不止寄無所安欲染於道空無之會五色不絕寄空何所以真人不栖心於巢故能成栖去離五色故能成真

君子不行而行不用而用不貴而貴不恃而恃是其恃者三寶以恃之故道人所行與俗反何以故俗人尚於貪道人貴於廉俗人尚於殺道人貴於長俗人尚於婬道人貴於貞所行之行雖同其行而用不同受之不等故道與俗反此之謂矣

治身之與治國其理同然行路之與達處其數俱爾何以故治身斷念則神安治國去煩則國平趣里不達所規不獲是以真人觀國以治其身觀理以行其道終日行之以致於無為是故損之以損之果致於大道何以故以惡日損以善日益是以有異念急棄之起煩想即燒之終不為羅之患以此大國所以滅良田所以敗以其不善故不善者不善其道也何以故若良田廢則穉莠茂若大國煩則民亂若民亂則兵革競起天下

無聊是故云之所以者何民者君之根若君民之尊若無其民則君無所安是故不得輕民而無根不得輕君而無尊故不可輕不可賤

觀流逝之不可長保審徒不停不可寧處故智者觀之能行其道愚者守迷始終莫悟是以真人瞻之行之故致於無為廣而救狹而行終身不亡不亡者其神恒存不離其形是以死而不亡此之謂矣

迷道不遠魔道不久自成不達自明不顯所以者何若獨徒而旅行迷者必致陷身之患若自成明而顯者必有歸魔之難何以故學不師受必迷誤後學迷涉萬險必致禍敗是以真人乘高崗而行始終不迷隨其明師而學終始不誤故道人審而行之不明而傳者泄不師而教者滯病而不療者結積必殺迷而不變險路必敗峻坡而馳跡多必跌剛而強張木人必折麤鈍器禁節必缺水鑿其岸濬射必穴綴縉風衝妙好必裂若木寄林雜葉必弊魔道不廢消膏若雪利刃自向曜

鋒必割拙人持斲其手必害居貧強施消融必敗贏窶妄馳原隰巨達沙阜種植早苗不活顯木枝茂不斬自折

築室為屋窓牖不立建弩射著絃發不設朴枋為器鑿不安穴船渡大水不搖其楫欲行常道不全具誠亦復如是以故真人行先鑿戶備發弩射的先牢弦結與朴造器先利斧鑿治船渡水先安櫓楫具是所須乘無不尅真人德行況斯而獲

道無親疎唯善為親真無貴賤修之則應功不委施施之必感行不休止趨之必達何以故若有親疎則有黨累之患若有貴賤則有臺望之禍是故不親不疎能應之親疎不肯不賤能應之貴賤是以真人不尚不貴而心夷然不慢卑賤而采無遺

明行不漏葉塵不著五好百顧溢談不詰讓說不聽美利不貪屏除六惡以納六通寬養廣教以易故鄉離本就今以成至真三明六達孔智自然位極高上總統真仙慈育母養平等一切廣施衆生隨色而獲不可思議號

為虛無無上正真之道

浮說若誇尋之不究巧言若美擇之無據可謂處有說虛損巧失德其道即隱不降其人何以故道感有實不降於虛是故實者習空之首得真之元是以真人終日言不浮談終身行不邪巧是故德成而不隱功著而不損以成於無為

明教若田其用不厭其行若苦用之不折明行若玉其行不玷其性若水用之不逆明說若雪其用不弊其言若膏用之不替明誠若日其用不敗其執若結用之不泄高而不高卑而不恥德而不德絕而不否已虛不輟守道不移廣施大慈念救不疲不自稱功德感自然眾智內融萬善同緣德積不停巍巍如此九仙超邁無為至真

大國貪而不厭必為禍所患寇賊貪而不厭必為官所難恃力凌弱不知甚必為健所困怙貴押直不知曲必為殃所殘是故治身與治國同何以故恃德者隆恃強者終守忠者久依貴者殆助虛者徒兩亡者孤是以真人

守忠能久遠虛能壽不亡不孤唯侶為友唯同為厚故去彼取此

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上清道類事相卷之一

共

大唐陸鴻烈撰 卷五 河修  
仙觀品 亦曰道場亦曰玄壇  
亦曰精舍亦曰靖治

本相經云天尊以龍漢之時於北隴玄丘七寶館內錄其真文天景大漢題館四面也三洞科云起靖館宮堂乃引律曰安靖治於天德天德者甲乙丙丁地也民家曰靖師家曰治皆長一丈八尺廣一丈六尺凡佩仙靈符籙皆須安靖治也法輪經云若見臺館思念無量善瞻八極身與我神洞見幽微今謂觀則瞻觀八極八極者八方也人若能安神定志則通徹微妙洞見幽玄幽玄與微妙者太玄真一之極果也故五千文上經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也今經本微字錯作微此則守之相類傳官之誤其來日久矣上清變化經云西臺之館二真服御之處刻錄之所又云九玄之館又云太極觀上元上真變化處也又云紫上觀太靈真文秘在其中上清經云協晨靈觀玉晨道君居之真語云易遷館協晨夫人居之三元布經云元始天